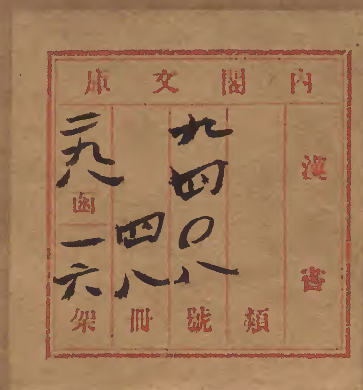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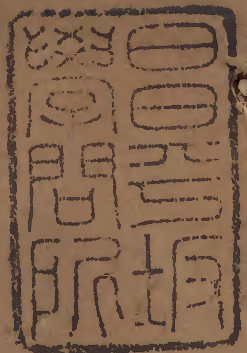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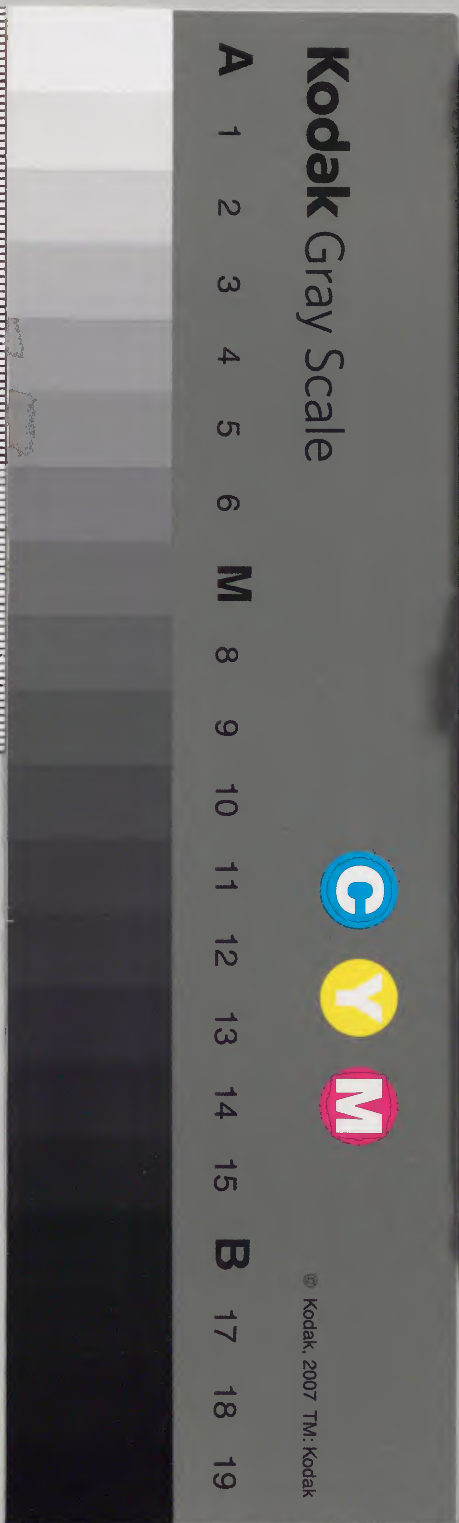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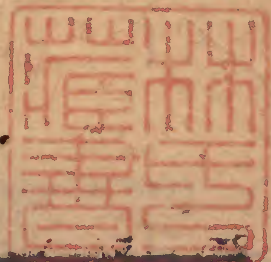
六十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08
冊數	48 (24)
函號	298 252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重錄示子語類卷六十四



宗後學監察御史高安朱吾弼重編

後學禮部郎中婺源汪國楠

禮部主事婺源江起鵬

婺源知縣嘉興譚昌言

婺源知縣當湖金汝諧

婺源教諭新淦朱家楨同校

中書舍人休寧朱家用

中書舍人歙邑吳養春

光祿署丞歙邑吳勉學

十三世孫翰林院博士朱德洪同閱

庠生高安朱家紀

十三世孫庠生朱崇沐校梓

中庸一

第二十章

脩道以仁脩道便是言上文脩身之道自為政在人轉說將來脩道以仁仁是築底處試商量如何伯豐言克去已私復此天理然後得其脩曰固是然聖賢言仁字處便有箇溫厚慈祥之意帶箇愛底道理下文便言親親為大當

問脩道以仁繼之以仁者人也何為下面又添說義禮曰仁便有義如陽便有陰親親尊賢皆仁之事親之尊之其中自有箇差等這便是義與禮親親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當事之者亦當友之者所謂等也備

問仁亦是道如何却說脩道以仁曰道是汎說是說仁

是切要底又問如此則這仁字是偏言底曰仁者人也

親親為大如此說則此是偏言節

問思脩身不可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不知天曰此處却是倒看根本在脩身然脩身得力處却是知天知天是知至物格知得箇自然道理學若不知天便記得此又忘彼得其一失其二未知天見事頭緒多既知天了這裏便都定這事也定那事也定厚思事親不可不知人知人只如知人則哲之知不是思欲事親先要知人只是思欲事親更要知人若不好底人與它處豈不為親之累知天是知天道知天是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脩身皆得其理矣聞

見之知與德性之知皆知也只是要知得到信得及如君之仁子之孝之類人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真知故也 謨

問知仁勇曰理會得底是知行得底是仁着力去做底是勇 德

問知仁勇之分曰大槩知底屬知行底屬仁勇是勇於知勇於行又云生知安行以知為主學知利行以仁為主困知勉行以勇為主 齋

問生知安行為知學知利行為仁困知勉行為勇此豈以等級言耶曰固是蓋生知安行主於知而言不知如何行安行者只是安而行之不用着力然湏是知得方能

行得也

故以生知安行為

學知利行主於行而言雖是學而知

得然湏是着意去力行則所學而知得者不為徒知也

故以學知利行為仁

錙退思所謂三者皆兼知行而言大知固生

知非生知何以能安而行至仁固力行非學知何以能利而行勇固是知行不可廢翌日再問先生曰更湏涵

養 錙

中庸以生知安行為知學知利行為仁何也曰論語說仁者安仁便是說得仁高了知者利仁便是說得知低了此處說知便是仁在知中說得知大了蓋既是生知必能安行若是學知便是知得淺湏是力行方始至仁處此便是仁在知外譬如這箇卓子論語說仁便是此

脚直處說知便是橫處中庸說仁便是橫處說知便是直處而今且將諸說錄出來看看這一邊了又去看那

一邊便自見得不相礙夔孫○賜錄云問諸說皆以生

生獨及是何也曰論語說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與中庸

說知仁勇意思自別是生知必能安仁行所以知中仁在知

行便是仁在知便是知既淺些了須是力行所以始至仁處

中若謂是學在知便知仁看力去做底是勇

所以謂是學在知便知仁看力去做底是勇

仁則力行工夫多知則致知工夫多好學近乎知力行近

乎仁意自可見夫道

問力行近乎仁又似勇者不懼意思曰交互說都是三知

都是知三行都是仁三近都是勇生知安行好學又是

知學知利行力行又是仁困知勉行知耻又是勇淳

與叔好學近仁一段好璣

知耻如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

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既耻為鄉人進學安得

不勇

為學自是問勇方行得徹不屈懾若纔行不徹便是半途

而廢所以中庸說知仁勇三者勇本是沒緊要物事然

仁知了不是勇便行不到頭備

問為天下有九經若論天下之事固不止此九件此但舉

其可以常行而不易者否曰此亦大槩如此說然其大

者亦不出此又問呂氏以有此九者皆德懷之事而刑

不與焉豈以為此可以常行而刑則期於無刑所以不

可常行而不及之歟曰也不消如此說若說不及刑則禮樂亦不及此只是言其大者而禮樂刑政固已行乎其間矣又問養士亦是一大者不言何也曰此只是大槩說若如此窮有甚了期若論養士如忠信重祿尊賢子庶民則教民之意固已具其中矣備

柔遠解作無忘賓旅孟子注賓客羈旅古者為之授節如照身憑

子之類謹時度關皆給之因能授任以嘉其善謂願留於其國者也明德

問來百工則財用足曰既有箇國家則百工所為皆少不得都要用若百工聚則事事皆有豈不足以足財用乎

如織紵可以足布帛工可以足器皿之類○煮

問餼廩曰餼粒餼也如今官負請受有生羊肉廩即廩給

折送錢之類是也賜

問送往迎來集注云授節以送其往曰遠人來至去時有節以授之過所在為照如漢之出入關者用繡唐謂之

給過所賜

問凡事豫則立以下四句只是泛舉四事或是包達道達德九經之屬曰上文言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天下之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遂言凡事豫則立則此凡事正指達道達德九經可知素定是指先立乎誠可知中庸方言所以行之者一不應忽突出一語言凡事也銖

豫先知也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謂豫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橫渠曰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又曰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皆一義也備

或問言前定則不躐曰句句着實不脫空也今人纔有一

句言語不實便說不去孫賀

事前定則不困閑時不曾做得臨時自是做不徹便至於

困行前定則不疲若所行不前定臨時便易得屈折枉

道以從人矣道前定則不窮這一句又包得大連那上

三句都包在裏面是有箇妙用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

事到面前都理會得它人處置不得底事自家便處置

得它人理會不得底事自家便理會得備

人必擇善然後能實明是善必固執然後實得是善此

人事當然即人之道也程子所謂實理者指理而言也

所謂實見得是實見得非者指見而言也此有兩節意

曰如此見得甚善銖

中庸言天道處皆自然無節次不思不勉之類言人道處皆有下

功夫節次擇善與固執共二節言天道如至誠之類皆有至字其

次致曲却是人事又則微是外人信之古注說好璘

或問明善擇善何者為先曰譬如十箇物事五箇善五箇

惡須揀此是善此是惡方分明從周

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論

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它地頭所說

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真實工夫只是一般須是盡知其所以不同方知所謂同也

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

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為先不可雜而無統也

先生屢說謹思之一句言思之不謹便有枉用工夫處人傑

中庸言謹思之思之粗後不及固是不謹到思之過時亦

是不謹所以他聖人不說深思不說別樣思却說箇謹

思趙

或問篤行是有急切之意否曰篤厚也是心之懇惻後孫

有弄問問之弗知弗措也問而弗知弗可讓下須當研窮

到底使答者詞窮理盡始得砥

人必擇善然後能實明是善必固執然後實得是善此

人事當然即人之道也程子所謂實理者措理而言也

所謂實見得是實見得非者指見而言也此有兩節意

曰如此見得甚善銖

中庸言天道處皆自然無節次不思不勉之類言人道處皆有下

功夫節次擇善與固執是二節言天道如至誠之類皆有至字其

次致曲却是人事又則徵是外人信之古注說好璣

或問明善擇善何者為先曰譬如十箇物事五箇善五箇

惡須揀此是善此是惡方分明從周

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論

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只是隨它地頭所說

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真實工夫只是一般頭是盡
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

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

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為先不可雜而無統也

先生屢說謹思之一句言思之不謹便有枉用工夫處傑

中庸言謹思之思之粗後不及固是不謹到思之過時亦

是不謹所以他聖人不說深思不說別樣思却說箇謹

思道

或問篤行是有急切之意否曰篤厚也是心之懇惻後

有非問問之弗知弗措也問而弗知弗可讓下須當研窮

到底使答者詞窮理盡始得砥

問博學之至明辨之是致知之事篤行則力行之事審

然一問有弗學至行之弗篤弗措也皆是勇之事否曰

此一段却只是虛說只是應上面博學之五句反說起

如云不學則已學之而有弗能定不休如云有不戰戰

必勝矣之類也弗措也未是勇事到得後面說人一已

百人十已千方正是說勇處雖愚必明是致知之効雖

柔必強是力行之効備

或問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曰此是言下工夫人做得一分

自己做百分節

呂氏說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一段煞好皆是他平日

做工夫底淳

漢鄉問哀公問政章曰舊時只零碎解某自初讀時只覺首段尾與次段首意相接如云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脩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都接續說去遂作一段看始覺貫穿後因看家語乃知是本來只一段也中庸三十三章其次第甚密古人著述便是不可及此只將別人語言闢湊成篇本末次第終始總合如此縝密賀孫廣

錄意同

問中庸第二十章初看時覺得渙散收拾不得熟讀先生章句方始見血脉通貫處曰前章多是逐段解去某初讀時但見思脩身段後便繼以道五知此三

者段後便繼以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似乎相接續自此推去疑只是一章後又讀家語方知是孔子一時間所說廣云豈獨此章今次讀章句乃知一篇首尾相貫只是說一箇中庸底道理曰固是它古人解做得這樣物事四散收拾將來及併合聚則便有箇次序如此其次序又直如此縝密廣

問或問引大學論小人之陰惡陽善而以誠於中者目之且有為善也誠虛為惡也何實如之之語何也曰小人聞居為不善是誠心為不善也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是為善不誠因舉往年胡文定嘗說朱子發雖脩謹皆是偽為是時范濟美天資豪傑應云子發誠是偽為如公

輦却是至誠。文定遜謝曰：其何敢當至誠二字。齊叢却戲云：子發是偽於為善，公却是至誠為惡也。乃是此意。

明德

第二十一章

自誠明謂之性，此性字便是性之也。自明誠謂之教，此教字是學之也。此二字却是轉一轉說。與首章天命之謂性脩道之謂教二字義不同。

當

自誠明性之也，自明誠充之也。轉一轉說天命之謂性以下舉體統說。

下舉體統說

自誠明謂之性，誠實然之理。此堯舜以上事學者則自明誠謂之教，明此性而求實然之理。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無非使人明此理。此心當提撕喚起，常自念性如何。善因甚不善人皆可為堯舜。我因甚做不得，立得此後觀書亦見理靜坐亦見理，森然於耳目之前。

可

以誠而論明則誠明合而為一，以明而論誠則誠明分而為二。

為二

第二十二章

或問如何是唯天下至誠。曰：唯天下至誠言其心中實是天下至誠，非止一家一國而已。不須說至于實理之極，才說箇至于則是前面有未誠底半截。此是說聖人不說這箇未實底。況聖人亦非向有未實處，到這裏方實也。贊化育與天地參是說地頭。

復

唯天下至誠言做出天下如許大事底本領子至極也如
坊至神至變方

問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一段且如性中有這仁便真
箇盡得仁底道理性中有這義便真箇盡得義底道理
云云白如此說盡說不着且如仁能盡父子之仁推而
至於宗族亦無有不盡又推而至於鄉黨亦無不盡又
推而至於一國至於天下亦無有不盡若只於父子上
盡其仁不能推之於宗族便是不能盡其仁能推之於
宗族而不能推之於鄉黨亦是不能盡其仁能推之於
鄉黨而不能推之於一國天下亦是不能盡其仁能推
於已而不能推於彼能盡於甲而不能盡於乙亦是不

能盡且如十件事能盡得五件而五件不能盡亦是未
能盡如兩件事盡得一件而一件不能盡亦是不能盡
只這一事上能盡其初而不能盡其終亦是不能盡能
盡於蚤而不能盡於暮亦是不能盡就仁上推來是如
此義禮智莫不然然自家一身也如何做得許多事只
是心裏都有這箇道理且如十件事五件事是自家平
生曉得底或曾做來那五件平生不曾識也不曾做來
然至面前自家雖不曾做然既有此道理便識得破都
處置得下無不盡得這箇道理如能盡人之性人之氣
稟有多少般樣或清或濁或昏或明或賢或鄙或壽或
天際其所賦無不有以全其性而盡其宜更無些子欠

關處是它元有許多道理自家一一都要處置教是如
能盡物之性如鳥獸草木有多少般樣亦莫不有以全
其性而遂其宜所以說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人物之
性蓋聖人通身都是這箇真實道理了拈出來便是道
理東邊拈出東邊也是道理西邊拈出西邊也是道理
如一斛米初間量有十斗再量過也有十斗更無些子
少欠若是不能盡其性如元有十斗再量過却只有七
八斗少了二三斗便是不能盡其性天與你許多道理
本自具足無些子欠闕只是人自去欠闕了它底所以
中庸難看便是如此須是心地大段廣大方看得出須
是大段精微方看得出精密而廣濶方看得出或曰中

庸之盡性即孟子所謂盡心否曰只差些子或問善處
曰不當如此問今夜且歸去與眾人商量曉得箇至誠
能盡人物之性分曉了却去看盡心少間差處自見得
不用問如言黑白若先識得了同異處自見只當問黑
白不當問黑白同異久之又曰盡心是就知上說盡性
是就行上說或曰能盡得真實本然之全體是盡性能
盡得虛靈知覺之妙用是盡心曰然盡心就所知上說
盡性就事物上說事事物物上各要盡得它道理較零
碎盡心則渾淪蓋行處零碎知處却渾淪如又問盡心
了方能盡性否曰然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
則知天便是如此箇別出

問至誠盡性盡人盡物如何是盡曰性便是仁義禮智盡云者無所往而不盡也盡於此不盡於彼非盡也盡於外不盡於內非盡也盡得這一件那一件不盡不謂之盡盡得頭不盡得尾不謂之盡如性中之仁施之一家而不能施之宗族施之宗族不能施之鄉黨施之鄉黨不能施之國家天下皆是不盡至於盡禮盡義盡智亦如此至於盡人則凡或仁或鄙或夭或壽皆有以處之使之各得其所至於盡物則鳥獸蟲魚草木動植皆有以處之使之各得其宜盡性盡人盡物大槩如此又問盡心亦是如此否曰未要說同與不同且須自看如何是心如何是性便自見得不同處如白黑且上

認取那箇是白那箇是黑則不必問而自能知其不同矣因曰若說大槩則盡心是知盡性是行盡心是見得箇渾淪底盡性是於零碎事物上見盡心是見得許多條緒都包在裏許盡性則要隨事看無一之或遺且如人之一身雖未便要歷許多事十事盡得五事其餘五事心在那上亦要盡之其他事力未必能為而有能為之理亦是盡也至誠之人通身皆是實理無少欠闕處故於事事物物無不盡也 研

問至誠盡人物之性是曉得盡否曰非特曉得盡亦是要處之盡其道若凡所以養人教人之政與夫利萬物之政皆是也故下文云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矣若

只明得盡如何得與天地參去這一箇是無不得底故
曰與天地參而為三矣大雅

盡人性盡物性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濁
善底只在那裏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去開
通它使復其善底物稟得氣偏了無道理使開通故無
用教化盡物性只是所以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
處使之它所明處亦只是這箇善聖人便是用他善底
如馬悍者用鞭策亦可乘然物只到得這裏此亦是教
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如虎狼便只得陷
而殺之驅而遠之淳

盡己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在兄弟則愛之類

已無一之不盡盡人之性如黎民時雍各得其所盡物
之性如鳥獸草木咸若如此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皆
是實事非私心之倣像也傑人

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只
是德地貫將去然却有箇則字在節

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中間雖只是一理然天人所為
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
耕種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燠物而薪
爨必用人裁成輔相須是人做非贊助而何程先生言
參贊之義非謂贊助此說非是祖閱

聖人贊天地之化育蓋天下事有不恰好處被聖人做得

都好丹朱不肖堯則以天下與人洪水汎濫舜禹
而民得安居桀紂暴虐湯武起而誅之

程子說贊化處謂天人所為各自有分說得好淳

問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曰此已到到處說着須如此
說又須分許多節次只聖人之至誠一齊具備中庸於
此皆分作兩截言至誠則渾然天成更無可說如下文
却又云誠之者人之道其次致曲曲能有誠皆是教人
做去如至誠無息一段諸儒說多不明却是古注是此
是聖人之至誠天下又則見其如此非是聖人如此節
次雖堯舜之德亦久方著於天下問贊化育常人如何
為得曰常人雖不為得亦各有之曰此事惟君相可為

曰固然以下亦有其分如作邑而禱雨之類皆是

學可

問中庸兩處說天下之至誠而其結語一則曰贊天地之

化育一則曰知天地之化育贊與知兩字如何分曰前

一段是從裏面說出後段是從下面說上如脩道之謂

教也立天下之大本是靜而無一息之不中知化育則

知天理之流行贊錄云或問贊化育與知化育何如

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以贊天地之化育經綸天下之

第二十三章

其次致曲先生云只緣氣稟不齊若至誠盡性則查滓使

渾化不待如此炎

曲是氣稟之偏如稟得木氣多便溫厚慈祥從仁上去發

便不見了發強剛毅就上推長充擴推而至於極便是致氣稟篤於孝便從孝上致曲使吾之德渾然是孝而無分毫不孝底事至於動人而變化之則與至誠之所就者無殊鄉井

劉潛夫問致曲曰只為氣質不同故發見有偏如至誠盡性則全體著見次於此者未免為氣質所隔只如人氣質溫厚其發見者必多是仁仁多便侵却那義底分數氣質剛毅其發見者必多是義義多便侵却那仁底分數因指面前燈籠曰且如此燈乃本性也未有不明者氣質不同便如燈籠用厚紙糊燈便不甚明用薄紙糊燈便明似紙厚者用紗糊其燈又明矣撤去籠則燈

之全體著見其理正如此也

文蔚

問致曲曰須件件致去如孝如悌如仁義須件件致得到誠處始得賜

問致曲曰曲是逐事上着力事事上推致其極如事君則推致其忠事親則推致其孝與人交則推致其信皆事

事上推致其極信兼

問致曲莫是就其所長上推致否曰不只是所長謂就事上事事推致且如事父母便就這上致其孝處兄弟便致其恭敬交朋友便致其信此所謂致曲也能如此推致則能誠矣曲不是全體只是一曲洽

問致曲是就偏曲處致力否曰如程子說或孝或弟或仁

或義所偏發處推致之各造其極也問如此恐將來只
就所偏處成就曰不然或仁或義或孝或弟更互而發
便就此做致曲工夫德明

問致曲伊川說從一偏致曰湏件件致去如孝悌湏件件
致得到誠孝誠弟處如仁義湏件件致到仁之誠義之
誠處孫夔

問其次致曲注所謂善端發見之偏如何曰人所稟各有
偏善或稟得剛強或稟得和柔各有一偏之善若就它
身上更求其它好處又不能如此所以就其善端之偏
而推極其全惻隱羞惡是非辭遜四端隨人所稟發出
來各有偏重處是一偏之善高

問其次致曲是就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如何曰
隨其善端發見於此便就此上推致以造其極發見於
彼便就彼上推致以造其極非是止就其發見一處推
致之也如孟子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充
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此正是致曲處東坡文中
有一處說得甚明如從此惻隱處發便從此發見處推
致其極從羞惡處發便就此發見處推致其極孟子所
謂擴充其四端是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明著動
變積而至於能化亦與聖人至誠無異矣錄
問致曲曰伊川說得好將曲專做好處所以云或仁或義
或孝或弟就此等處推致其極又問或問却作隨其所

稟之厚薄而以伊川之言為未盡不可專就偏厚處說者如何曰不知舊時何故如此說或曰所稟自應有厚薄或厚於仁薄於義或厚於義薄於仁須是推致教它恰好則亦不害為厚薄矣曰然也有這般處然觀其下文曲能有誠一句則專是主好說蓋上章言盡性則統體都是誠了所謂誠字連那盡性都包在裏面合下便就那根頭一盡都盡更無纖毫欠闕處其次致曲則未能如此須是事事上推致其誠逐旋做將去以至於盡性也曲能有誠一句猶言若曲處能盡其誠則誠則形形則著云云也蓋曲處若不能有其誠則其善端之發見者或存或亡終不能實有諸已故須就此一偏發見

處便推致之使有誠則不失也又問明動變化伊川以君子所過者化解動字是和那變化二字都說在裏面否曰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瑕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

問前夜與直鄉論致曲一段或問中舉孟子四端擴而充之直鄉以為未安既是四端安得謂之曲曰四端先後互發豈不是曲孟子云知皆擴而充之則自可見若謂只有此一曲則是夷惠之偏如何得該偏聖人具全體一齊該了然然而當用時亦只是發一端如用仁則義禮智如何上來得問聖人用時雖發一端然其餘只平鋪在要用即用不似以下人有先後開斷之異須待擴而

後充曰然又問顏曾以下皆是致曲曰顏子體段已具
 曾子却是致曲一一推之至答一貫之時則渾合矣問
 所以必致曲者只是為氣稟隔必待因事逐旋發見曰
 然又問程子說致曲云於偏勝處發似未安如此則專
 主一偏矣曰此說甚可疑須於事上論不當於以論學
 問其次致曲與易中納約自牖之意納約自牖是因人之
 明而導之致曲是明而推之是如此否曰正是如此舉時
 元德問其次致曲曲能有誠曰凡事皆當推致其理所謂
 致曲也如事父母便來這裏推致其孝事君便推致其
 忠交朋友便推致其信凡事推致便能有誠曲不是全
 體只是一曲之人能以致乎極則能通貫乎全體矣舉時

子武問曲能有誠若此句屬上句意則曲是能有誠若
 屬下句意則曲若能有誠則云云此有二意不知孰穩
 曰曲也是能有誠但要之不若屬下意為善又問誠者
 自成道者自道曰自成是就理說自道是就我說有這
 實理所以有此萬物誠者所以自成也道却在我自道
 曲能有誠有誠則不曲矣蓋誠者圓成無欠闕者也方
 明則動伊川云明故能動人也振
 仲思問動非明則無所之明非動則無所用曰徒明不行
 則明無所用空明而已徒行不明則行無所向冥行而

已羽伯

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動與變化皆主乎外而言之

第二十四章

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曰在我無一毫私偽故常虛明自能見得如禎祥妖孽與蓍龜所告四體所動皆是此理已形見但人不能見耳聖人至誠無私偽所以自能見得且如蓍龜所告之吉凶甚明但非至誠人却不能見也

第二十五章

問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曰誠者是箇自然成就底道理不是人去做作安排底物事道自道者道却是箇無情底道理却須是人自去行始得這兩句只是一樣而

義各不同何以見之下面便分說了又曰誠者自成如

這箇草樹所以有許多根株枝葉條幹者便是它實有所以有許多根株枝葉條幹這箇便是自成是你自實有底如人便有耳目鼻口手足百骸都是你自實有底道理雖是自然成道理然却須你自去做始得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上句是孤立懸空說這一句四旁都無所倚靠蓋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實理則有是地如無是實理則便沒這天也沒這地凡物都是如此故云誠者自成蓋本來自成此物到得道自道便是有這道在這裏人若不自去行便也空了賀孫問既說物之所以自成下文又云誠以心言莫是心者物之

所存主處否曰誠以心言者是就一物上說凡物必有是心有是心然後有是事下面說誠者物之終始是解誠者自成一句不誠無物已是說着自道一句了蓋人則有不誠而理則無不誠者恁地看覺得前後文意相應

孫賀

問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兩句語勢相似而先生之解不同上句工夫在誠字上下句工夫在行字上曰亦微不同自成若只做自道解亦得某因言妄意謂此兩句只是說箇為已不得為人其後却說不獨是自成亦可以成物先生未答久之復曰某舊說誠有病蓋誠與道皆泊在誠之為貴上了後面却便是說箇合內外底道

理若如舊說則誠與道成兩物也義剛

問誠者自成便是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而道自道便是道不可離如何曰也是如此誠者物之終始說得來好廣誠者自成也下文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二句便解上一句實有是理故有是人實有是事故有是事孫夔誠者物之終始徹頭徹尾方問誠者物之終始看來凡物之生必實有其理而生及其終也亦是此理合到那裏盡了曰如人之生固具此理及其死時此理便散了因問朝聞夕死程子云皆實理也又云實理者合當決定是如此為子必孝為臣必忠決定是如此了盡

誠者物之終始猶言體物而不可遺此是相表裏之句從頭起至結局便是有物底地頭着一些急不得又曰有一尺誠便有一尺物有一寸誠便有一寸物高輩鄉嘗言誠字甚大學者未容驟語道夫以為誠者物之終始始學之士所當盡心而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亦不過如此正所謂徹上徹下之理也一日以語曹丈進叔曹曰如何曰誠者實然之理而已曹曰也說實然之理未得誠固實便將實來做誠却不是因具以告先生曰也未可恁地執定說了誠有主事而言者有主理而言者蓋不誠無物是事之實然至於參贊化育則便是實然之理道夫

問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實有是理而後有是物否曰且看他聖人說底正文語脈隨誠者物之終始却是事物之實理始終無有間斷自開闢以來以至人消盡只是如此在人之心苟誠貫無偽則徹頭徹尾無非此理一有間斷則就間斷處即非誠矣如聖人至誠便是自始生至沒身首尾是誠顏子不違仁便是自三月初為誠之始三月之末為誠之終三月以後便不能不間斷矣日月至焉只就至焉時便為終始至焉之外即間斷而無誠無誠即無物失不誠則心不在焉視不見聽不聞是雖謂之無耳目可也且如禘自既灌而往不欲觀是方灌時誠意存焉即有其祭祀之事物及其

誠意一散則雖有升降威儀已非所以為祭祀之事物

矣大雅中閑祖錄云不誠雖有物猶無物如掃自既灌誠意一散如不祭一般

誠者物之終始來處是誠去處亦是誠誠則有物不誠則

無物且如而今對人說話若句句說實皆自心中流出

這便是有物若是脫空誑誕不說實話雖有兩人相對

說話如無物也且如草木自萌芽發生以至枯死朽腐

歸土皆是有此實理方有此物若無此理安得有此物

儻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誠便貫通乎物之終始若不誠

則雖為其事與無事同矣

誠者物之終始以理而言不誠無物以人而言不誠則有

空闕有空闕則如無物相似即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誠者事之終始不誠比不曾做

得事相似且如讀書一遍至三遍無心讀四遍至七遍

方有心讀八遍又無心則是三遍以下與八遍如不曾

讀相似即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如讀書半版以前心在書上則

此半版有終有始半版以後心不在焉則如不讀矣祖閱

誠者物之終始物之終始皆此理也以此而始以此而終

物事也亦是萬物不誠無物以在人者言之謂無是誠

則無是物如視不明則不能見是物聽不聰則不能聞

是物謂之無物亦可又如鬼怪妖邪之物吾以為無便

無亦是

今按無物謂不能聞見是物反以為無便無皆與章句不合姑存之○德明

正淳問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二句是汎說故君子

誠之為貴此却說從人上去先生於不誠無物一句亦

以人言何也曰誠者物之終始此固汎說若是不誠無

物這箇不字是誰不它須是有箇人不它方得傑人

問誠者物之終始恐是就理之實而言不誠無物恐是就

人心之實此理而言曰非也如兩句通理之實人之實

而言有是理則有是物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徹頭

此理而有此物也無是理則雖有是物若無是物矣蓋物之終始

皆實理之所為也下文言君子誠之為貴方說人當實

乎此理而言大意若曰實理為物之終始無是理則無

是物故君子必當實乎此理也 銖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做萬物看亦得就事物上看亦

得物以誠為体故不誠則無此物終始是徹頭徹尾底

意問或問中云自其間斷之後雖有其事皆無實之可

言何如曰此是說不誠無物如人做事未做得一半便

棄了即一半便不成問楊氏云四時之運已即成物之

功廢曰只為有這些子如無這些子其機關都死了再

問為其至誠無息所以四時行百物生更無已時此語

以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曰然德明

問不誠無物曰誠實也且如人為孝若是不誠恰彭不曾

誠便是事底骨子蔚文

或問不誠無物曰誠實也且如為孝若不實是孝便虛空說無這孝了便是不誠無物

或問不誠無物曰孝而不誠於孝則無孝弟而不誠於弟則無弟推此類可見誠只是實然之理然有主於事而言者有主於理而言者主於事而言不誠無物是也主於

於理而言贊天地化育之類是也

不誠無物人心無形影惟誠時方有這物事人做事若初間有誠意到半截後意思懶散謾做將去便只是前

半截有物後半截無了若做到九分這一分無誠意便是這一分無功

問不誠無物曰實有此理便實有此事且如今日向人說

我在東却走在西說在這一邊却自在那一邊便都成妄誕了幹

問不誠無物曰不誠實則無此事矣如不雨言雨不晴言晴既無誠實却似不曾言一般錄

誠者物之終始指實理而言君子誠之為貴指實心而言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此自成字與前面不同蓋怕人只說自成故言非自成已乃所以成物故成已便以仁言成

物便以知言蓋成已成物固無內外之殊但必先成已然後能成物此道之所以當自行也

問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

也曰誠雖所以成已然在我真實無偽自能及物自成
已言之盡已而無一毫之私偽故曰仁自成物言之因
物成就而各得其當故曰知此正與學不厭知也教不
倦仁也相反然聖賢之言活當合隨其所指而言則四
通八達矣仁如克己復禮皆是知如應變曲當皆是
問成已合言知而言仁成物合言仁而言知何也曰克己
復禮為仁豈不是成已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豈不
是成物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
成已仁也是體成物知也是用學不厭知也是體教不倦
仁也是用
學不厭所以成已而成已之道在乎仁教不倦所以成物

而成物之功由乎知因看呂氏中庸解誠者自成
章未詳論為卜此語方
問成已仁也成物智也成物如何說知曰須是知運用方
成得物問時措之宜是顏櫻閉戶纓冠之義否曰亦有
此意須是仁知具內外合然後有箇時措之宜又云如
平康無事時是一般處置倉卒緩急時又有一樣處置
明德
第二十六章
問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果有分別否曰不息只如言無息
游揚氏分無息為至誠不息所以體乎誠非是
問文則徵徵是徵驗發見於外否曰除是久然後有徵驗
只一日兩日工夫如何有徵驗

或問以存諸中者而言則悠久在高明博厚之前見諸用者而言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如何曰此所以為悠久也若始初悠久末稍不悠久便是不悠久矣熹

博則能厚鄭

問悠久博厚高明曰此是言聖人功業自微則悠遠至博厚高明無疆皆是功業著見如此故鄭氏云聖人之德著于四方又致曲章明則動諸說多就性分上理會惟伊川云明則動是誠能動人也又說著則明如見面益背是著若明則人所共見如今聞廣譽施於身之類明德問至誠無息一章自是聖人與天為一處廣大淵微學者至此不免有望洋之歎曰亦不須如此豈可便道自家

終不到那田地只是分別義理令分明旋做將去問悠久博厚高明章句中取鄭氏說謂聖人之德著于四方豈以聖人之誠自近而遠自微而著如書稱堯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者乎曰亦須看它一箇氣象自至誠無息不息則久積之自然如此明德至誠無息一段鄭氏曰言至誠之德著于四方是也諸家多將做進德次第說只一箇至誠已該了豈復更有許多節次不須說入裏面來古註有不可步處如非天子不議禮一段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甚簡當問

問博厚高明悠久六字先生解云所積者廣博而深厚則

所發者高大而光明是逐字解至悠久二字却只做一箇說了據下文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則悠與久字其義恐亦各別先生復久曰悠長也悠是自今觀後見其無終窮之意久是就他骨子裏說鎮常如此之意翌早又云昨夜思量下得兩句悠是據始以要終久是隨處而常在廣

呂氏說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不明此兩句甚善章句中雖是用他意然當初只欲辭簡故反不似他說得分曉譬如為臺觀須是大做根基方始上面可以高大又如萬物精氣皆於下者深厚則其發越于外者自然光明廣

或問天昭昭之多曰昭昭小明也管中所見之天也是天

憊地大底也是天

問天斯昭昭是指其一處而言及其無窮是舉全體而言向來將謂天地山川皆因積累而後大曰舉此全體而言則其氣象功效自是如此錄

天地山川由積累而後大讀中庸者不可以辭害意耳振問純亦不已曰純便不已若有問斷便是駁雜

第二十七章

大哉聖人之道此一段有大處做大處有細密處做細密處有渾淪處做渾淪處方

或問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曰即春生夏長秋收

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要聖人使他發育方是聖人之道峻極于天只是充塞天地底意思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大哉皆是天道流行發見為用

處祖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一事不可欠闕才闕一事

便是於全體處有虧也佛釋之學只說道無不存無過

也不妨

聖人將那廣大底收拾向實處來教人從實處做將去老佛之學則說向高遠處去故都無工夫了聖人雖說本體如此及做時須事事着實如禮樂刑政文為制度觸處都是體用動靜互換無端都無少許空闕處若於此

有一毫之差則便於本體有虧欠處也洋洋乎禮儀三

百威儀三千洋洋是流動充滿之意廣

問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曰至德固是誠但此章却漾了誠說若牽來說又亂了盖它此處且是要說道非德不疑而下文遂言修德事或問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壽堯舜不聞子孫之盛孔子不享祿位之榮何也曰此或非常理今所說乃常理也因言董仲舒云固當受祿于天雖上面疊說將來不好只轉此句意思儘

佳賀孫

德性猶言義理之性曰然祖不尊德性則懈怠弛慢矣學問何從而進鄉

問如何是德性如何可尊曰玩味得却來商量祖道

廣大似所謂理一精微似所謂分殊卿

致廣大謂心曾開濶無此疆彼界之殊極高明謂無一毫

人欲之私以累於已纔汨於人欲便卑汙矣賀孫

問高明是以理言中庸是以事言否曰不是理與事極高

明是言心道中庸是言學底事立心超乎萬物之表而

不為物所累是高明及行事則恁地細密無過不及是

中庸淳

問致廣大章句以為不以一毫私意自蔽極高明是不以

一毫私欲自累豈以上面已說尊德性是所以存心而

極乎道體之大故於此畧言之歟曰也只得如此說此

心本廣大若有一毫私意蔽之便狹小了此心本高明

若以一毫私欲累之便卑汙了若能不以一毫私意自

蔽則其心開濶都無此疆彼界底意思自然能致廣大

惟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則其心峻潔決無汙下昏冥底

意思自然能極高明因舉張子言曰陽明勝則德性用

陰濁勝則物欲行廣

問章句云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如何

是私意如何是私欲曰私意是心中發出來要去做底

今人說人有意智但看此意字便見得是小所以不廣

大私欲是耳目鼻口之欲今纔有欲則昏濁沉墜即不

高明矣某解此處下這般字義極費心思研

問注云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意是心之所發處言欲是指物之所接處言否曰其本意解廣大高明不在接物與未接物上且看何處見得高明廣大氣象此二句全在自蔽與自累上蓋為私意所蔽時這廣大被他隔了所以不廣大為私欲所累時沉墜在物欲之下故卑汙而無所謂高明矣義剛

問揚氏說極高明而不知中庸之為至則道不行此知者過之也尊德性而不知道問學則道不明此賢者過之也恐說得不相似否曰極高明是就行處說言不為私欲所累耳揚氏將作知說不是大率揚氏愛將此等作知說去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皆是說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皆是

知處

極高明須要道中庸若欲高明而不道中庸則將流入於佛老之學且如儒者遠庖廚佛老則好高之過遂至戒殺食素儒道聲色不殖貨利他是過於高明遂至絕人倫及欲割已如陸子靜天資甚麼高明却是不道中庸後其學便謬入其嘗說陸子靜說道理有箇黑腰子其初說得濶翻極是好聽少間到那緊處時又却截了不說又別尋一箇頭緒濶翻起來所以人都捉他那緊處不着義剛

問極高明而道中庸心體高明如夫超然於萬物之上何物染着得他然其行於事物之間如耳之於聲目之於

色雖聖人亦不免此但盡其當然而已曰纔說得不免字便是聖人只勉強如此其說近於佛老且便仔細看這一句佐

溫故而知新溫故有七分工夫知新有三分工夫其實溫故則自然知新上下五句皆然傑人

敦厚者本自厚就上更加增益底功卿敦厚以崇禮厚是資質恁地朴實敦是愈加他重厚此是

培其基本孫

溫故只是存得這道理在便是尊德性敦厚只是箇朴實頭亦是尊德性初閱

問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而與以字義如何曰溫故自

知新而者順詞也敦厚者又須當崇禮始得以者反說上去也世固有一種人天資純厚而不曾去學禮而不知禮者

問德性問學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據或問中所論皆具大小二意如溫故恐做不得大者曰就知新言之便是新柔去亦有大小之意敦厚以崇禮謂質厚之人又能崇禮如云質直而好義曰高明中庸龜山每譏王氏曰迹之判曰王氏處已處人之說固不是然高明中庸亦須有箇分別明德

文蔚以所與李守約答問書請教曰大槩亦是如此

尊德性功夫却在紙上在人自做自尊德性至敦厚
凡五件皆是德性上工夫自道問學至崇禮皆是問學
上工夫須是橫截斷看問學功夫節目却多尊德性功
夫甚簡約且如伊川只說一箇主一之謂敬無邊之謂
一只是如此別更無事其向来自說得尊德性一邊輕
了今覺見未是上面一截便是一箇坯子有這坯子學
問之功方有措處文蔚曰昔人多以前面三條分作兩
截至温故而知新却說是問學事敦厚以崇禮却說是
尊德性事惟先生一徑截斷初若可疑子細看來却甚
縝密曰温故大段省力知新則所造益深敦厚是德性
上事纔說一箇禮字便有許多節文所以前面云禮儀

三百威儀三千皆是禮之節文大哉聖人之道洋洋

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却是上面事下學上達雖是從

學始要之只是一貫文蔚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何謂尊曰只是把做一件物事尊崇

權起它何謂道曰只是行如去做它相似這十件相類

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温故敦厚只是尊德性盡精微

道中庸知新崇禮只是道問學如伊川言涵養須用敬

進學則在致知道問學而不尊德性則云云尊德性而

不道問學則云云節

為學纖毫絲忽不可不察若小者分明大者越分明如中

庸說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大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細

也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此是大者五事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此是小者五事然不先立得大者不能盡得小者此理愈說愈無窮言不可盡如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亦此理千蹊萬壑所流不同各是一川湏是知得然其理則一從

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是一頭項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是一頭項蓋能尊德性便能道問學所謂本得而未自順也其餘四者皆然本即所謂禮儀三百末即所謂威儀三千三百即大德敦化也三千即小德川流也壽
三賢之學事無大小道無精粗莫不窮究無餘至如事之

切身者固未嘗不加意而事之未為緊要亦莫不致意焉所以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這五句十件事無些子空闕處又云聖賢所謂博學無所不學也自吾身所謂大經大本以至天下之事物物甚而一字半字之義莫不在所當窮而未始有不消理會者雖曰不能盡究然亦只得隨吾聰明力量理會將去久須有所至豈不勝全不理會者乎若截然不理會者雖物過乎前不識其名彼亦不管豈窮理之學哉壽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一段曰此本是兩事細分則有十事其實只兩事兩事又只一事只是箇尊德性却將箇尊

德性來道問學所以說尊德性而道問學也 杆

尊德性而道問學至敦厚以崇禮自有十件了固是一般

然又須有許多節奏方備非如今人云略見道理了便

無功夫可做也 講

尊德性道問學一段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兩邊做功夫都不偏

問溫故如何是存心之屬曰言涵養此已知底道理常在

我也道中庸何以是致知之屬曰行得到恰好處無些

過與不及乃是知得分明事事件件理會得到一箇恰

好處方能如此此足以見知與行互相發明滋養處又

問其言是以興興如何言興起在位曰此古注話興如

興賢興能之興倍與背同言忠於上而不背叛也

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此五句上截皆是大綱工

夫下截皆是細密工夫尊德性故能致廣大極高明溫

故敦厚溫故是溫習此敦厚是篤實此道問學故能盡

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其下言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

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舉此數事言本

小精粗一齊理會過貫徹了後盛德之効自然如此 祖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行意在先擇善而固執知意又在先

如何曰此便是互相為用處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

育萬物峻極于天是言道體之大處禮儀三百威儀三

千是言道之細處只章首便分兩節來故下文五句又

相因尊德性至敦厚此上一截便是渾淪處道問學至
崇禮此下一截便是詳密處道體之大處直是難守細
處又難窮究若有上面一截而無下面一截只管道是
我渾淪更不務致知如此則茫然無覺若有下面一截
而無上面一截只管要纖悉皆知更不去行如此則又
空無所寄如有一般人實是敦厚淳朴然或箕踞不以
為非便是不崇禮若只去理會禮文而不敦厚則又無
以居之所以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便是敦厚以崇禮
廣謂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是指道體之形於氣
化者言之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是指道體
之形於人事者言之雖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然必待人

然後行曰如此說也得只說道自能如此也得須看那
優優大哉底意思蓋三千三百之儀聖人之道無不充
足其中略無些子空闕處此便是語小天下莫能破也
廣云此段中間說許多存心與致知底工夫了末後却
只說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
其默足以容此所以為中庸之道曰固是更須看中間
五句逐句兼小大言之與章首兩句相應工夫兩下皆
要到尊德性而道問學此句又是總說又問二十九章
君子之道本諸身以下廣看第一第二句是以人已
對言第三第六句是以古今對言第四第五句是以隱
顯對言不知是否曰也是如此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

以俟聖人而不惑猶釋子所謂以過去未來言也後面
 說知天知人處雖只舉後世與鬼神言其實是總結四
 句之義也中庸自首章以下多是對說將來不知它古
 人如何做得這樣文字直是恁地整齊因言某舊年讀
 中庸都心煩者不得且是不知是誰做若以為子思做
 又却時復有箇子曰字更沒理會處賀錄云漢鄉看文
 字或快如今理
 會得了更要熟讀方有汁水某初看中庸都理會不得
 云云只管讀來讀去方見得許多章段分明
 蓋其僻性讀書須先理會得這樣分曉了方去涵泳它
 義理後來讀得熟後方見得是子思參取夫子之說著
 為此書自是沉潛反覆逐漸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一
 篇其擺布得來直恁麼細密又如太極圖賀錄云
 人不知

他思量出自某逐一與他
 思索方見得他如此精密若不分
 出許多節次來後人
 如何看得到但未知後來讀者
 知其用功如是之至否賀
 錄云亦知前人恁
 地用心否。廣

問居上不驕是指王天下者而言否曰以下章君子之道
 處觀之可見錄

聖人說話中正不偏如揲著兩手皆有數不可謂一邊有
 道理一邊無道理它人議論才主張向這一邊便不信
 那邊有因論橫渠呂氏尊德性道
 問學一跋及此。營

第二十八章

鄭康成解非天子不議禮云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然後可
 若解經得如此簡而明方好雅大

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居周之世而欲行夏殷之禮所謂居今之世反古之道道即指議禮制度考文之事議禮所以制行故行同倫制度所以爲法故車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同文問章句云倫是次序之體如何曰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禮如辨上下定民志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體皆是天子制此禮通天下共行之故其次第之體等威節文皆如一也

問中庸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注云文書名也何以謂之書名曰如大字喚做大字上字喚做上字下字喚做下字此之謂書名是那字底名又問數處小節曰

不必泥此等處道理不在這樣處便縱饒有道理寧有幾何如看此兩段須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廣大處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只看此數句是甚麼樣氣象若使有王者受命而得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天下事一齊被他改換一番其切近處則自他一念之微而無毫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被他剪裁成過截然而不可犯須先看取這樣大意思方有益而今區區執泥於一二沒緊要字之間果有何益又曰考文者古者人不堪識字字易得差所以每歲一番使大行人之屬巡行天下考過這字是止與不正這般事有十來件每歲如此考過都匝了則三

歲天子又自巡狩一番須看它這般做作處個

第二十九章

問王天下有三重章曰此章明白無可商量但三重說者多耳銖曰呂氏以三重為議禮制度考文無可疑曰但下焉者人亦多疑公看如何銖曰只據文義上焉者指周公以前如夏商之禮已不可考下焉者指孔子雖有德而無位又不當作亦自明白諸說以下焉者為霸者之事不知霸者之事安得言善曰如此說却是銖問建諸天地而不悖以上下文例之此天地似乎是形氣之天地蓋建諸天地之間而其道不悖於我也曰此天地只是道耳謂吾建於此而與道不相悖也樂時

問質諸鬼神而無疑只是龜從筮從與鬼神合其吉凶否曰亦是然不專在此只是合鬼神之理闕君子之道本諸身章句中云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如何曰君子指在上之人上章言雖有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就那身上說只做得那般事者明德

第三十章

問下襲水土是因土地之宜否曰是所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無往而不安符文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是流出那敦化底出來這便如忠恕忠便是做那恕底恕便是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和中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自古亘今都只是這

一箇道理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
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聖人做出許多文章制度禮樂頓
來倒去都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出來以至聖人之所以
為聖賢人之所以為賢皆只是這一箇道理人若是理
會得那源頭只是這一箇物事許多頭項都有歸着如
天下雨一點一點都着在地上個

問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是說聖人如天地之大否曰此
是巧說聖賢之言不如也此章言仲尼祖述堯舜憲章
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此兩句兼本末內外精粗而言是言聖人功
夫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
如日月之代明是言聖人之德如天地萬物並育而不

相害道並得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是言天地
之大如此言天地則見聖人

第三十一章

問至誠至聖如何分曰至聖至誠只是以表裏言至聖是
其德之發見乎外者故人見之但見其溥博如天淵泉
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至凡有血氣者莫
不尊親此其見於外者如此至誠則是那裏面骨子經
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此三句便是骨子那箇聰明睿
知却是這裏發出去至誠處非聖人不自知至聖則外
人只見得到這處自溥博如天至莫不尊親處或曰至誠至聖亦可
以體用言否曰體用也不相似只是說得表裏個

安卿問仁義禮智之智與聰明睿知想是兩樣禮智是自
 然之性能辨是非者睿知是說聖人聰明之德無所不
 能者曰便只是這一箇物事禮智是通上下而言睿知
 是充擴得較大爐中底便是那禮智如睿知則是那照
 天燭地底聰明睿知是有臨也其初曉那臨字不得後
 思之大樂是有過人處方服得人且如臨十人須是強
 得那十人方得至於百人千人萬人皆然若臨天下便
 須強得天下方得所以道是聖聰明作元后又曰天生
 聰明又曰聰明文思又曰聰明時憲便是大故也要那
 聰明義剛
 睿只訓通對知而言知是體睿是深通處端

合是用立本合是體問知天地之化是與天地合否曰
 然又問四強哉矯欲驕合為一曰不然大雅云此是說
 強底體段若做強底工夫則須自學問思辨始曰固是
 智仁勇須是智能知仁能守斯可言勇不然則恃簡甚
大雅
 問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此其類而
 合之如何曰猶治絲者先須逐條理其頭緒而分之所
 謂經也然後比其類而合之如打條者必取所分之緒
 此類而合為一所謂綸也天地化育如春夏秋冬日月
 寒暑無一息之差知化者真知其必然所謂知者言此
 至誠無偽有以默契也肫肫其仁者人倫之間若無此二

仁厚意則父子兄弟皆不相管涉矣此三句從下說上

知天地之化育故能立天下之大
本然後能經綸天下之大經

或問夫焉有所倚曰自家都是實理無些欠闕經綸自經

綸立本自立本知化育自知化育不用倚靠他物素然

後能如此所謂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意他這道更

無些空闕經綸大經他那日用間底都是君臣父子夫

婦人倫之理更不必倚看人只是從此心中流行於經

綸人倫處便是法則此身在這裏便是立本知天地之

化育則是自知得飽相似何用靠他物直卿云便是不

思不勉之意思謂不更靠心力去思勉他這箇實理自

然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更不用心力高

問文理密察龜山解云理於義也曰便是怕如此說造一

句了未得又添一句都不可曉此是聖人於至纖至悉

處無不謹審且如一物初破作兩片又破作四片若未

恰好又破作八片只管詳密文是文章如物之文縷理

是條理每事詳密審察故曰足以有別明德

聰察便是知強毅便是勇季札

溥博淵泉溥周徧博宏大淵深沉泉便有箇發達不已底

意夫道

問至誠章言如天如淵至誠章其天其淵不同何也曰此

意當以衷裏觀之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

主處聖以德言誠則所以為德也以德而言則外人觀

其表但見其如天如淵誠所以為德故自家裏面却真箇是其天其淵惟其如天如淵故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知尊而親之謂自其表而觀之則易也惟其天其淵故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不足以知之謂自其裏而觀之則難也拈

問上章言溥博如天淵泉如淵下章只言其淵其天章句中云不但如之而已如何曰此亦不是兩人事上章是以聖言之聖人德業著見於世其盛大自如此下章以誠言之是就實理上說其淵其天實理自是如此明德

十二章

鬼材仲問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以下曰從上文來經綸

夫焉有所倚聖人自是無所倚若是學者須是靠定一箇

物事做骨子方得聖人自然如此它纔發出來便經綸

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問

林正卿問焉有所倚曰堂堂然流出來焉有倚靠節

問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一章鄭氏注云唯

聖人乃能知聖人恐上面聖人是人下面聖人只是聖

人之道耳曰亦是人也惟有其人而後至誠之道乃始

實見耳本時

第三十三章

問網衣之制曰古注以為禪衣所以襲錦衣者又問禪與單字同異曰同沈存中謂網與縶同是用縶麻織疏布

為之不知是否廣

問禪家禪字甚義曰他門禪字訓定尚綱注謂禪衣是甚
衣曰此禪字訓單古人朝服必加綱雖未能曉其制想
只如今上馬着白衫一般袈以皮為之袍如今夾襖

問衣錦尚綱章首段雖是再叙初學入德之要然也只是
說箇存養致知底工夫但到此說得來尤密思量來衣

錦尚綱之意大段好如今學者不長進都緣不知此理
須是闇然而日章曰中庸後面愈說得向裏來凡人引

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
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廣○質孫錄云質孫云到

問中庸首章只言戒懼謹獨首章兩節工夫而已篇末論

綱一章復發此兩條然學者須是立心之初真箇有為

已篤實之心又能知得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方肯微

下面謹獨存養工夫不審知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已

有窮理意思否曰也須是知得道理如此方肯去謹獨

方肯去持養故可與入德矣但首章是自裏面說出外

蓋自天命之性說到天地位萬物育處末章却自外面
一節收斂入一節直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處此與首章

實相表裏也銖

子武說衣錦章曰只是收斂向內工夫漸密便自見得近

之可遠風之自微之顯黃錄無近之君子之道固是不

暴著于外然曰惠其文之著亦不是無文也自有文在

裏淡則可厭簡則不文溫則不理而今却不厭而文且
 理只緣有錦在裏若上面着布衣裏面着布襖便是內
 外黑宰宰地明道謂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
 合為一理雖曰合為一理然自然有萬事在如云不動
 而敬不言而信也是自有敬信在極而至於無聲無臭
 然自有上天之載在蓋是其中自有不是都無也。智孫
剛錄云天下只是這道理走不得如佛老雖成人倫然
他却拜其師為父以其弟子為子長者謂之師况以者
謂之師弟只是
護得箇假底
 問知風之自曰凡事自有箇來處所以與微之顯顯對着
 只如今日做一件事是也是你心下正一事不是也是
 你心下元不正推此類以往可見。大雅

人之得失即已之得失身之邪正即心之邪正。知遠之自

傑知風之自好看如孟子所謂聞伯夷之風之類是也。炎

先生檢知風之自諸說令看孰是伯豐以呂氏略本正淳
 以游氏說對曰游氏說便移來知遠之近上說亦得
 氏雖近之然却是作用是性之意於學無所統攝此三
 句知遠之近是以已對物言之知在彼之是非由我
 之得失。如行有不得知風之自是知其身之得失兩乎
 心之邪正知微之顯又專指心說就裏來大抵游氏說
 話全無氣力說得徒勝浪都說不殺無所謂聽其言也

厲氣象留

潛雖伏矣便覺有善有惡須用察相在爾室只是教做存

養工夫大雅

亦孔之昭是謹獨意不媿屋漏是戒謹恐懼意謨

李丈問中庸末章引詩不顯之義只是形容前面戒謹

睹恐懼不聞而極其盛以言之否曰是也此所引與詩

正文之義同義

不大聲以色只是說至德自無聲色今人說篤恭了便不

用刑政不用禮樂豈有此理古人未嘗不用禮樂刑政

但自有德以感人不專靠他刑政爾崇

問卒章引詩不大聲以色云聲色之於化民末也又推至

德猶如毛而曰毛猶有倫直至無聲無臭然後為至矣

此意如何曰此章到篤恭而天下平已是極至結局處

所謂不顯維德者幽深玄遠無可得而形容雖不大聲

以色德輔如毛皆不足以形容直是無聲無臭到無迹

之可尋然後已他人孰不恭敬又不能平天下聖人篤

恭天下便平都不可測了問不顯維德安詩中例是言

豈不顯也今借引此詩便真作不顯說如何曰是箇幽

深玄遠意是不顯中之顯此段自衣錦尚絺然日章

漸收斂到後面一段密似一段直到聖而不可知處

曰無聲無臭至矣明德

中庸末章恐是說只要收斂近裏如此則工夫細密而今

人只是不收向裏做時心便龐了然而細密中却自有

光明發出來中庸一篇始只是一中間却事、有末後却復歸結於一義剛

問末章自衣錦尚絀說至無聲無臭是從外做向內首章自天命之性說至天地位萬物育是從內做向外曰不特此也惟天下聰明睿知說到溥博淵泉是從內說向外惟天下至誠經綸天下之大經至肫、其仁聰明聖智達天德是從外說向內聖人發明內外本末小大巨細無不周徧學者當隨事用力也銖

因問孔子空、顏子屢空與中庸所謂無聲無臭之理曰以其觀論語之意自是孔子叩鄙夫鄙夫空、非是孔子空、顏子簞瓢屢空自對子貢貨殖而言始自文選

中說顏子屢空空心受道故疏論語者亦有此說要之亦不至如今日學者直是懸空說入玄妙處去也中庸無聲無臭本是說天道彼其所引詩詩中自說須是儀刑文王然後萬邦作乎詩人意初不在無聲無臭上也中庸引之結中庸之義嘗細推之蓋其意自言謹獨以修德至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乃篤恭而天下平也後面節節贊嘆其德如此故至予懷明德以至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蓋言天德之至而微妙之極難為形容如此為學之始未知所有而遽欲一蹴至此吾見其倒置而終身迷亂矣大雅公晦問無聲無臭與老子所謂玄之又玄莊子所謂冥冥

默默之意如何分別先生不答良久曰此自分明可于
細着廣云此須看得那不顯底與明著底一般方可曰
此須是自見得廣因曰前日與公晦論程子鳶飛魚躍
活潑潑地公晦問畢竟此理是如何廣云今言道無不
在無適而非道固是只是說得死搭搭地若說鳶飛戾
天魚躍于淵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活
潑潑地曰也只說得到這裏由人自看且如孔子說天
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如今只看天何言哉一句
耶唯復是看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兩句耶又曰天有四
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
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說得如是實廣孫

錄別出

公晦問中庸末章說及本体微妙處與老子所謂玄之又
玄莊子所謂冥冥默默之意同不知老莊是否先生不
答良久曰此自分明可且自看某從前起口答將去諸
公便更不思量臨歸又請教曰開濶中又着細密寬緩
中又着謹嚴這是人自去做夜來所說無聲無臭亦不
離這箇自不顯維德引至這上豈特老莊說得恁地佛
家也說得相似只是它箇虛大凡看文字要急迫亦不
得有疑處且漸漸思量若一下便要理會得如何會見
得意思出賀孫

天地間道理有局定底有流行底淵

陰陽有箇流行底有箇定位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便是

流行底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便是定位

底天地上下四方是也易有兩義一是變易便是流行

底一是交易便是對待底魂魄以二氣言陽是魂陰是

魄以一氣言則伸為魂屈為魄義剛○

方子錄云陰陽論推行底只是一箇對峙底則是兩箇如日月水火之類是兩箇○

陰陽有相對而言者如東陽西陰南陽北陰是也有錯綜

而言者如晝夜寒暑一箇橫一箇直是也伊川言易變

易也只說得相對底陰陽流轉而已不說錯綜底陰陽

交互之理言易須兼此二意體在天地後用起天地先對待底是體流行底是用

體靜而用動○端蒙○又一條云陰陽有相對言者如夫婦男女東西南北是也有錯綜言者如晝夜春夏秋冬弦望晦朔一箇間一箇轉去是也季通云

陽氣只是六層只管上去上盡後下面空缺處便是陰方

方其有陽那裏知道有陰有乾卦那裏知道有坤卦天地

間只是一箇氣自今年冬至到明年冬至是他地氣周

匝把來拚做兩截時前面底便是陽後面底便是陰又

拚做四截也如此便是四時天地間只有六層陽氣到

地而上時地下便冷了只是這位陽長到那第六位時

極了無去處上面只是漸次消了上面消了些箇時下

面便生了些箇那便是陰這只是箇嘘吸嘘是陽吸是

陰喚做一氣固是如此然看他日月男女牝牡處方見

得無一物無陰陽如至微之物也有箇背面若說流行處却只是一氣洲同

徐元震問自十一月至正月方三陽是陽氣自地上而升

否曰然只是陽氣既升之後着着欲絕便有陰生陰氣將盡便有陽生其已升之氣便散矣所謂消息之理其

來無窮又問雷出地奮豫之後六陽一半在地下是天與地平分否曰若謂平分則天却包着地在此不必論

因舉康節漁樵問對之說甚好雷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

生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原是並用如履霜堅冰至則一陰之生便如一賊這道理在人如何看自

看是一般道理橫看是一般道理所以謂之易道夫

天地間無兩立之理非陰勝陽即陽勝陰無物不然無時不然寒暑晝夜君子小人天理人欲道夫

陰陽不可分先後說只要人去其中自主靜陰為主陽為主客問

都是陰陽無物不是陰陽淳無一物不有陰陽乾坤至於至微至細草木禽獸亦有牡

牝陰陽康節云坤無一故無首乾無十故無後所以坤常是得一半砥

天地之間無往而非陰陽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皆是陰陽之理至如搖扇便為陽住扇便屬陰莫不有陰陽之理

繼之者善是陽成之者性是陰陰陽只是此陰陽但言
之不同如二氣迭運此兩相為用不能相無者也至以
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則又自夫剛柔善惡而推之以言
其德之異耳繼之者善是已發之理成之者性是未發
之理自其接續流行而言故謂之已發以賦受成性而
言則謂之未發及其在人則未發者固是性而其所發
亦只是善凡此等處皆須各隨文義所在變通而觀之
才拘泥便相梗說不行譬如觀山所謂橫看成嶺側成
峰也謨

問自一陰一陽見一陰一陽又各生一陰一陽之象以圖
言之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節節推去固容易見就

天地間着實處如何驗得曰一物上又自各有陰陽如
人之男女陰陽也逐人身上又各有這血氣血陰而氣
陽也如晝夜之間晝陽而夜陰也而晝陽自午後又屬
陰夜陰自子後又是陽便是陰陽各生陰陽之象學履

易字義只是陰陽閑祖

易只消道陰陽二字括盡

易只是箇陰陽莊生曰易以道陰陽亦不為無見如竒耦
剛柔便只是陰陽做了易等而下之如醫技養生家之
說皆不離陰陽二者魏伯陽參同契恐希夷之學有此
自其源流雷

至之曰正義謂易者變化之總號代換之殊稱乃陰陽二

氣生生不息之理竊見此數語亦說得好曰某以為易字有二義有變易有交易先天圖一邊本都是陽一邊本都是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便是陽往交易陰陰來交易陽兩邊各各相對其實非此往彼來只是其象如此然聖人當初亦不憚地思量只是畫一箇陽一箇陰每箇便生兩箇就一箇陽上又生一箇陽一箇陰就一箇陰上又生一箇陰一箇陽只管恁地去自一為二二為四四為八八為十六十六為三十二三十二為六十四既成箇物事便自然如此齊整皆是天地本然之妙元如此但略假聖人手畫出來如乾一索而得震再索而得坎三索而得艮坤一索而得巽再索而得離三索

而得兌初間畫卦時也不是恁地只是畫成八箇卦後便見有此象耳義剛

問易有交易變易之義如何曰交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是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者是也變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此是占筮之法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者是也又問聖人仰觀俯察或說伏羲見天地奇耦自然之數於是畫一以為奇所以象陽畫兩以為耦所以象陰恐於方圓之形見得否或說以天是渾淪圓底只是一箇物事地則便有關陷分裂處否曰也不特如此天自是一地自是二凡物皆然蓋天之形雖包乎地之外而其氣實透乎

地之中地雖是一塊物事在天之中然其中實虛容得
天許多氣或引先生注易陽一而實陰二而虛為證曰
然所以易中言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
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乾之靜專動直
都是一底意思他這物事雖大然無間斷只是鶻淪一
箇大底物事故曰大生地則靜翕動闢便是兩箇物事
其翕也是兩箇物事之聚其闢也是兩箇物事之開他
這中間極闊盡容得那天之氣故曰廣生熹
龜山過黃亭詹李魯家李魯問易龜山取一張紙畫箇圈
子用墨塗其半云這便是易此說極好易只是一陰一
陽做出許多般樣淵

諸公且試看天地之間別有甚事只是陰與陽兩箇物事
是甚麼物事都離不得只就身上體看纔開眼不是陰
便是陽密拶拶在這裏都不着得別物事不是仁便是
義不是剛便是柔只自翕要做向前便是陽絀收退便
是陰意思纔動便是陽纔靜便是陰未消別看只是一
動一靜便是陰陽伏羲只因此畫卦以示人若只就一
陰一陽又不足以該衆理於是錯綜為六十四卦三百
八十四爻初只是許多卦爻後來聖人又繫許多辭在
下如他書則元有這事方說出這箇道理易則泰魯有
此事先假託都說在這裏如書便有箇堯舜有箇禹湯
文武周公出來做許多事便說許多事今易則元來曾

有聖人預先說出待人占考大事小事無一能外於此
聖人大抵多是垂戒又云雖是一陰一陽易中之辭大
抵陽吉而陰凶間亦有陽凶而陰吉者何故蓋有當為
有不當為若當為而不為不當為而為之雖陽亦凶又
云聖人因卦爻以垂戒多是利於正未有不正而利者
如云夕惕若厲无咎若占得這爻必是朝兢夕惕戒謹
恐懼可以无咎若自家不會如此便自有咎又云直方
大不習無不利若占得這爻須是將自身已體看是直
是方是大去做某事必得其利若自家未是直不曾方
不曾大則無所往而得其利此是本爻辭如此到孔子
又自添說了如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本來只是直

聖人為之辭以曉人便說許多道理在上今學易非必
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只平居玩味看他所說道理於
自家所處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孔子所謂學易正是平日常常
學之想見聖人之所謂讀真乎人之所謂讀想見胸中
洞然於易之理無纖毫蔽處故云可以無大過又曰聖
人繫許多辭包盡天下之理止緣萬事不離乎陰陽故
因陰陽中而推說萬事之理今要占考雖小小事都有
如占得不利有攸往便是不可出路利涉大川便是可
以乘舟此類不一賀孫問乾卦文言聖人所以重叠四
截說在此見聖人學易只管體出許多意思又恐人曉

不得故說以示教曰大意只管怕人曉不得故重疊說
 在裏大抵多一般如云陽在下也又云下也賀孫問聖
 人所以因陰陽說出許多道理而所說之理皆不離乎
 陰陽者蓋緣所以為陰陽者元本於實然之理曰陰陽
 是氣纔有此理便有此氣纔有此氣便有此理天下萬
 物萬化何者不出於此理何者不出於陰陽賀孫問此
 程先生所以說道天下無性外之物曰如云天地間只
 是箇感應又如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賀孫
 程子言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這只是一箇道理陰
 陽之道一進一退一長一消反復往來上下於此見之
 道夫

場中說到那陽處便扶助推移他到陰處便抑遏壅絕他

淵

問陰何以比小人曰有時如此平看之則都好以類言之
 則有不好然亦只是皮不好骨子却好大抵發生都則
 是一箇陽氣只是有消長陽長一分下面陰生一分又
 不是討箇陰來即是消陽處便是陰故陽來謂之復復者
 是本來物事陰來謂之姤姤是偶然相遇夔孫
 天下之理單便動兩便靜且如男必求女女必求男自然
 是動若一男一女居室後便定端蒙

數

石子餘問易數曰都不要說聖人之畫數何以如此磨之

草木皆是自然恁地生不待安排數亦是天地間自然
底物事才說道聖人要如何便不是了植

問理與數曰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數蓋數乃
是分界限處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
地八天九地十是自然如此走不得如水數六雪花便
六出不是安排做底又曰古者用龜爲卜龜背上紋中
間有五箇兩邊有八箇後有二十四箇亦是自然如此
夔孫

問理與數其本也只是一曰氣便是數有是理便有是氣
有是氣便有是數物物皆然如水數六雪花也六出這
又不是去做將出來他是自然恁地如那龜聖人所以獨

取他來用時也是這箇物事分外靈嘗有朋友將龜
來看背上中心有五條文出去成八外面又成二十四
皆是自然恁地這又來爲巧最是七八九六與一二三
四極巧一是太陽餘得箇九在後面二是少陰後面便
是八三是少陽後面便是七四是太陰後面便是六無
如此恰好這皆是造化自然如此都過他不住義剛云
因一二三四便見六七八九在裏面老陽占了第一位
便含箇九少陰占第二位便含箇八少陽占第三位便
含箇七老陰占第四位便含箇六數不過十惟此一義
先儒未曾發先儒但只說得他中間進退而已淵同
某嘗問季通康節之數伏羲也曾理會否曰伏羲須理會
過其以爲不然伏羲只是據他見得一箇道理恁地便
畫出幾畫他也那裏知得疊出來恁地巧此伏羲所以

為聖若他也恁地逐一推排便不是伏羲天然意思史記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那裏恁地巧推排賀孫。

按後劉砥先天圖一段亦與此意同。

大凡易數皆六十三十六對二十四三十二對二十八皆六十也以十甲十二辰亦湊到六十也鍾律以五聲十二律亦積為六十也以此知天地之數皆至六十為節

大雅

數三百六十六三百六十天地之正數也此更不可自餘

進退不過六故陽進不過六分人之善亦只進得許多惡亦只退得許多大體

畢竟不可易。端象

季通云天下之萬聲出於一闔一闢聲音皆出於乾坤坤音闔以韻脚及之乃

見天下之萬理出於一動一靜天下之萬數出於一奇

一耦天下之萬象出於一方一圓畫只起於乾坤二畫

象端

天下道理只是一箇包兩箇易便只說到八箇處住

說到十數住五行五箇便有十箇甲乙便是兩箇木丙

丁便是兩箇火戊己便是兩箇土金水亦然所謂兼三

才而兩之便都是如此大學中明德便包得格物致知

誠意正心脩身五箇新民便包得齊家治國平天下三

箇自暗室屋漏處做得去到得無所不周無所不徧都

是這道理自一心之微以至於四方之遠天下之大也

都只是這箇義剛

數只有二。只有易是。老氏言三。亦是二共生三。三其子也。三生萬物。則自此無窮矣。後人破之者。非楊子雲是。三數。邵康節是四數。皆不及易也。楊

康節數四。孔子數八。料得孔子之數又大也。李通自謂略已見之方。

有氣有形。便有數。物有衰旺。推其始終。便可知也。有人指一樹間。邵先生云。推未得少頃。一葉墮。便由此推起。蓋其旺衰已見。方可推其始終。推亦只是即今年月日時。以起數也。楊

河圖洛書

先生謂甘叔懷曰。曾看河圖洛書數否。無事時好。雖未

是要切處。然玩此時。且得自家心流轉得動。廣

河圖常數。洛書變數。淵

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七八九六。因五得數。積五奇五耦。而為五十有五。淵

中數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於十者。一箇衍成十。箇五箇便是五十。聖人說這數。不是只說得一路。他說出這箇物事。自然有許多樣。通透去。如五奇五耦成五十五。又一說。六七八九十。因五得數是也。淵

河圖五十五。是天地自然之數。大衍五十。是聖人去這河圖裏面。取那天五地十。衍出這箇數。不知他是如何。大槩河圖是自然底。大衍是用以揲蓍求卦者。淵

天地生數到五便住那一二三四遇着五便成六七八九
五却只自對五成十淵

或問河圖自五之外如何一便成六七八九十曰皆從五
過則一對五而成六二對五而成七三對五而成八四

對五而成九到未梢五又撞着箇五便成十高

一二三四九八七六最妙一藏九二藏八三藏七四藏六

德明云一得九二得八三得七四得六皆為十也觀河
圖可見丙丁合辛壬合之類皆自此推○德明

二始者一為陽始二為陰始二中者五六二終者九十五

便是十干所始六便是十二律所生圓者星也圓者河

圖之數言無那四角底其形便圓以下皆啓蒙
圖書○淵

一與六共宗蓋是那一在五下便有那六底數二與七同

位是那二在五邊便有七底數淵

成數雖陽固亦本變作之陰也如子者父之陰臣者君之

陰淵

陰少於陽氣理數皆如此用全用半所以不同淵

問前日承教云老陽少陰少陽老陰即除了本身一二三

四便是九八七六之數今觀啟蒙陽退陰進之說似亦

如此曰他進退亦是自然如此不是人去損教他進退

以十言之即如前說大故分曉若以十五言之九便對

六七便對八曉得時也好則劇又問河圖此數控定了

先生曰天地只是不會說倩他聖人出來說若天地自

會說話想更說得好在如河圖洛書便是天地畫出底

孫夔

所謂得五成六者一纔勾牽着五便是箇六下面都恁地

淵

老陰老陽所以變者無他到極處了無去處便只得變九上更去不得了只得變回來做八六下來便是五生數了也去不得所以却去做九

淵

河圖洛書於八卦七章無相着不知如何楊

伏羲卦畫先天圖

問先生說伏羲畫卦皆是自然不曾用此子心思智慮只是借伏羲手畫出爾唯其出於自然故以之占筮則靈驗否曰然自太極生兩儀只管畫去到得後來更畫不

迭正如磨麵相似四下都恁地自然撒出來廣

伏羲當時畫卦只如擲玦相似無容心易只是陰一陽一其始一陰一陽而已有陽中陽陽中陰有陰中陽陰中陰陽中陽二者上面所得如何再得陽即是三故乾一或得陰即是三故兌二陽中陰二亦看上所得如何或是陽即是三所以離三或得陰即是三所以震四陰中陽二看上面所得如何或得陽即是三所以巽五或得陰即是三所以坎六陰中陰二看上面所得如何若得陽即是三所以艮七再得陰即是三所以坤八者他當時畫卦之意妙不可言蔚

問先天圖陰陽自兩邊生若將坤為太極與太極圖不同

如何曰他自據他意思說即不曾契勘濂溪底若論他太極中間虛者便是他亦自說圖從中起今不合被橫圖在中間塞却待取出放外他兩邊生者即是陰根陽陽根陰這箇有對從中出即無對文蔚

先天圖如何移出方圖在下曰是某挑出泳

又說康節方圖子自西北之東南便是自乾以之坤自東北以之西南便是否以至泰其間有咸恒損益既濟未濟所以又於此八卦見義蓋為是自兩角尖射上與乾坤相對不知得怎生恁地巧某嘗說伏羲初只是畫出八卦見不到這裏蔡季通以為不然却說某與太史公一般某問云太史公如何說他云太史公云伏羲至淳

厚畫八卦便是某這說者來也是聖人淳厚只據見宗見得底畫出如伊川說若不因時則一箇聖人出來許多事便都做了砥

所問先天圖曲折細詳圖意若自乾一橫排至坤八此則全是自然故說卦云易逆數也皆自巳生以若如圓圖則須如此方見陰陽消長次第震一陽巽一陰坎二陽坤三陰雖似稍涉安排然亦莫非自然之理自冬至至夏至為順蓋與前逆數者相反皆自未生而反得自夏至至冬至為逆蓋與前逆數者同其左右與今天文家說左右不同蓋從中而分其初若有左右之勢爾自北而東為左自南而西為右顯

四象不必說陽向上更合一畫為九方成老陽到兌便推
不去了兌下一畫却是八卦不是四象淵

陰陽老少以少者為主如震是少陽却奇一耦二淵

老陰老陽交而生艮兌少陰少陽交而生震巽離坎不交

各得本畫離坎之交是第二畫在生四象時交了老陽

過去交陰老陰過來交陽便是兌艮第三畫少陰少陽

交便生震巽上第三畫所以知其如此時他這位次相

挨旁兼山謂聖人不分別陰陽老少卜史取動爻之後

卦故分別老少若如此則卦遂無動占者何所庸觀變

而玩占淵

一卦又各生六十四卦則本卦為內卦所生之卦為外卦

是十二爻底卦淵

問昨日先生說程子謂其體則謂之易體猶形體也乃形

而下者易中只說箇陰陽交易而已然先生又嘗曰在

人言之則其體謂之心又是如何曰心只是箇動靜感

應而已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是也看那幾箇字

便見得因言易是互相博易之義觀先天圖便可見東

邊一畫陰便對西邊一畫陽蓋東一邊本皆是陽西一

邊本皆是陰東邊陰畫皆是自西邊來西邊陽畫都是

自東邊來如在西是東邊五畫陽過復在東是西邊五

畫陰過互相博易而成易之變雖多般然此是第一變

廣云程子所謂易中只說反復往來上下者莫便是指

此言之否曰。看得來程子之意。又別邵子所謂易。程子多理會他底不得。蓋他只據理而說。都不曾去問他。乾坤相為陰陽。乾後面一半是陽中之陰。坤前面一半是陰中之陽。方子

乾巽一邊為上。震隨坤為下。淵

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生四象。便是陰陽又各生兩畫了。陰交剛。陽交柔。便是陰陽又各生兩畫了。就乾兩畫邊看。乾兌是老陽。離震是少陰。就坤兩畫邊看。坤艮是老陰。坎巽是少陽。又各添一畫。則八卦全了。淵

陰下交生陽。陽上交生陰。陰交陽。剛交柔。是博易之易。這多變是變易之易。所謂易者。只此便是。那箇是易之體。

這是易之用。那是未有這卦底。這是有這卦了底。那箇喚做體時。是這易從那裏生。這箇喚做用時。標著取卦便是用處。淵

問邵先生說無極之前。無極如何說。前曰。邵子就圖上說循環之意。自姤至坤是陰。含陽。自復至乾是陽。分陰。復坤之間。乃無極。自坤反姤是無極之前。驟

無極之前一段。問既有前後。須有有無。曰。本無前後。闕祖

康節云。動靜之間。是指冬至夏至。闕祖

安鄉問先天圖說。曰。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皆順行。何謂也。曰。圖左一邊屬陽。右一邊屬陰。左自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為陽在陽。

中順行右自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為陰在陰中順
行坤無陽艮坎一陽巽二陽為陽在陰中逆行乾無陰
兌離一陰震二陰為陰在陽中逆行又問先天圖心法
也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何也曰其中白處者
太極也三十二陰三十二陽者兩儀也十六陰十六陽
者四象也八陰八陽八卦也問圖雖無文終日言之不
離乎是何也曰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
歲有一歲之運大而天地之終始小而人物之生死遠
而古今之世變皆不外乎此只是一箇盈虛消息之理
本是箇小底變成大底到那大處又變成小底如納甲
法乾納甲坤納乙艮納丙兌納丁震納庚巽納辛離納

壬坎納癸亦是此又如火珠林若占一屯卦則初九是
庚子六二是庚寅六三是庚辰六四是戊午九五是戊
申上六是戊戌亦是此又如道家以坎離為真水火為
六卦之主而六卦為坎離之用自月初三為震上弦為
究望日為乾望後為巽下弦為艮晦為坤亦不外此又
曰乾之一爻屬戊坤之一爻屬己留戊就己方成坎離
蓋乾坤是大父母坎離是小父母義剛

先天圖更不可易自復至乾為陽自姤至坤為陰以乾坤
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為正以象言之天居
上地居下艮為山故居西北兌為澤故居東南離為日
故居于東坎為月故居于西震為雷居東北巽為風居

東南方子

康節天地定位否泰相類詩八句是說方圖中兩交股底且如西南角乾東南角坤是天位定位便對東南角泰西南角否次乾是兌次坤是艮便對次否之咸次泰之損後四卦亦如是共十六卦淵

康節乾南坤北離東坎西之說言人立時全見前面全不見後面東西只見一半便似他這箇意思淵

先天圖直是精微不起於康節希夷以前元有只是秘而不傳次第是方士輩所相傳授底參同契中亦有此意思相似與曆不相應李通云紐捻將來亦相應也用六日七分某却不見康節說用六日七分處文王卦序亦

不相應他只用義理排將去如復只用一陽生處此只是用物而此也不用生底次第也不應氣候楊雄太玄全模放易他底用三數易却用四數他本是模易故就他模底句上看易也可略見得易意思温公集注中可見也康節云先天圖心法皆從中起且說圓圖又云文王八卦應地之方這是見他不用卦生底次第序四正卦出四角似那方底意思這箇只且恁地無次第分曉證左未甚安

易之精微在那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萬物萬化皆從這裏流出緊要處在那復始邊復是陽氣發動之初因舉康節詩冬至子之半六十四卦流

布一歲之中離坎震兌巽做得那二十四氣每卦當六
十四分乾坤不在四正此以文王八卦言也淵

先天圖八卦為一節不論月氣先後闕祖

先天圖今所寫者是以一歲之運言之若大而古今十三
萬五千六百年亦只是這圈子小而一日一時亦只是
這圈子都從復上推起去方子

先天圖一日有一箇恁地道理一月有一箇恁地道理以
至合元會運世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亦只是這箇道理
且以月言之自坤而震月之始生初三日也至兌則月
之上弦初八日也至乾則月之望十五日也至巽則月
之始虧十八日也至艮則月之下弦二十三日也至坤

則月之晦三十日也廣

先天圖與納音相應故李通言與參同契合以圖觀之坤
復之間為晦震為初三一陽生初八日為兌月上弦十
五日為乾十八日為巽一陰生二十三日為艮月下弦
坎離為日月故不用參同契以坎離為藥餘者以為火
候此圖自陳希夷傳來如穆李想只收得未必能曉康
節自思量出來故墓誌云云參同契亦以乾坤坎離
為四正故其言曰運轂正

問先天圖卦位自乾一兌二離三右行至震四住揭起巽
五作左行坎六艮七至坤八住接震四觀卦氣相接皆
是左旋蓋乾是老陽接巽末始卦便是一陰生坤是老

陰接震末復卦便是一陽生自復卦一陽生盡震四離
三一十六卦然後得臨卦又盡兌二凡八卦然後得泰
卦又隔四卦得大壯又隔大有卦得夬夬卦接乾乾
卦接姤自姤卦一陰生盡巽五坎六一十六卦然後得
遯卦又盡艮七凡八卦然後得否又隔四卦得觀又隔
比一卦得剝剝卦接坤坤接復周而復始循環無端卦
氣左旋而一歲十二月之卦皆有其序但陰陽初生各
歷十六卦而後為一月又歷八卦再得一月至陰陽將
極處只歷四卦為一月又歷一卦遂一併三卦相接其
初如此之疎其末如此之密此陰陽羸縮當然之理歟
然此圖於復卦之下書曰冬至子中於姤卦之下書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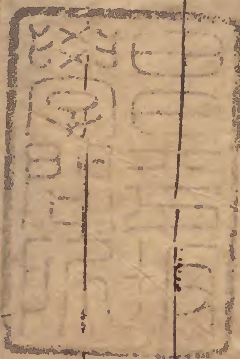
夏至午中此固無可疑者獨於臨卦之下書曰春分卯
中則臨卦本為十二月之卦而春分必在泰卦之下又
於遯卦之下書曰秋分酉中則遯卦本為六月之卦而
秋分合在否卦之下昨侍坐作庵聞王講書所說卦氣
之論皆世俗淺近之語初無義不可推竊意此圖春分
郊中秋分酉中字或恐後人誤隨世俗卦氣之論遂差
其次却與文王卦位相合矣不然則離兌之間所以為
春坎艮之間所以為秋者必當別有其說曰伏羲易自
是伏羲說話文王易自是文王說話固不可以交互求
合所看先天卦氣羸縮極仔細某亦嘗如此理會來尚
未得其說陰陽初生其氣固緩然不應如此之疎其後

又却如此之密大抵此圖布置皆出乎自然不應無該當更共思之謨

問伏羲始畫八卦其六十四者是文王後來重之耶抑伏羲已自畫了耶看先天圖則有八卦便有六十四疑伏羲已有彷彿之畫矣如何曰周禮言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便見不是文王漸畫又問然則六十四卦名是伏羲元有抑文王所立曰此不可攷子善問據十三卦所言恐伏羲時已有曰十三卦所謂蓋取諸離蓋取諸益者言結繩而為網罟有離之象非觀離而始有此也錄

問伏羲畫卦恐未是教人卜筮曰這都不可知但他不教

人卜筮畫作甚



易類卷六十五卷終

